



東莞歷代著作叢書

莞城圖書館編

中華書局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

第二二冊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

# 頌齋述林

中華書局

##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出版說明

容庚（一八九四—一九八三），原名肇庚，字希白，號頌齋，廣東東莞人，我國當代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書畫鑒賞家、收藏家。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畢業，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兼任《燕京學報》主編，倡導成立我國第一個考古學組織「考古學社」，並主持編輯出版《考古學社社刊》。一九四六年南歸，任廣西大學、嶺南大學教授。一九五二年，任中山大學教授。晚年將一生心血所購藏的書畫碑帖、古銅器文物等千餘件，分別贈與廣州市博物館、廣州市美術館、廣州美術學院及廣州師範學院，並將大量圖片資料、手稿等贈與中山大學圖書館、古文字研究室及中山市圖書館等。

容庚先生治學嚴謹周密，矜審賅博，形成了以目錄為階梯、以原材料為基礎、以考據為手段、以善通變為目標的治學特點，展現了以編纂叢帖書畫為工具的目錄學、以青銅器為重點的考古學、以考訂史實為目的的考據學、以金文為中心的古文字學的學術大視野。並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為我國的學術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容庚先生一生出版專著二十餘種，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留下了豐碩的成果。為滿足學術界研究的需要，承蒙先生家人慨允，經先生家鄉莞城圖書館編輯成《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授權我局整體出版。在此，謹向先生的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山市圖書館、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中華書局圖書館為編纂《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提供了重要的圖書資料，謹致謝忱。

此次收入的專著共二十四種，其出版前後跨度近六十年。考慮到原各書形式不同，體例有別，標點各異，所以本次結集出版，除《金文編》、《殷周青銅器通論》外，均據初印本製版，以存原貌。數十篇學術論文結集為《頌齋述林》。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一年六月

#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書目

- 殷契卜辭 與瞿潤縉合著，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三年
- 卜辭研究 北京大學講義，一九四二年
- 金文編 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按，此本有作者批校訂補，實第四版之祖本）
- 金文續編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
- 秦漢金文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三一年
- 商周彝器通考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四一年
- 殷周青銅器通論 與張維持合著，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按，此次增附劉翔《容庚手批校訂〈殷周青銅器通論〉遺稿整理》文）
- 中國文字學形篇 燕京大學研究所講義，一九三一年（按，有作者批校訂補）
- 中國文字學義篇 燕京大學研究所講義，一九三二年（按，有作者批校訂補）
- 寶蘊樓彝器圖錄 北平內政部古物陳列所，一九二九年
- 武英殿彝器圖錄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四年
- 頌齋吉金圖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三年
- 頌齋吉金續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八年
- 海外吉金圖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五年
- 善齋彝器圖錄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六年

西清彝器拾遺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四〇年

金石學 北京大學講義，一九二六年

古石刻零拾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四年

簡體字典 哈佛燕京學社，一九三六年

頌齋書畫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六年

伏廬書畫錄 燕京大學考古學社，一九三六年

歷代著錄畫目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七年（按，據作者手稿影印）

頌齋書畫小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按，據作者手稿選編影印）

叢帖目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八〇—八六年

頌齋述林 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按，此次增補《甲骨學概況》文）

# 序一

余與東莞容君希白以文字論交二十餘年矣。始余與君同旅食北平，數數相見，時時相與商榷文藝。抗戰八年，狂倭敗衄，君返鄉里任教，而余亦以知好之請暫遊廣州，因得復與君聚首。余須髮皤然，而君亦年踰五十矣。君以余十年來頗留意彝器欵識之學，命余校正君往者所爲《金文編》。余既已承命抒其一得，獻疑於君以求教矣。頃者君復取其平生所爲文字示余，囑爲之序。蓋君少問學於舅氏鄧爾雅，繼而北遊。北方爲人文淵藪，君因得奉手於通人王靜安、羅叔言、沈兼士諸君。由是聞見日擴，學亦益進，博涉書史，於甲骨、彝器、書畫、摹印之業無所不通。著書若干編，累數千百萬言，流傳徧海內外，海內外學者莫不重之。立言矜慎不苟，於其所未達，丘蓋不言。凡繆悠之談，怪奇之說，於君所著書中窮搜力索，決無由得其踪影。其示從學者之言曰：「古文字之學，纂錄其文，考釋其義，而參證於經史，乃爲盡之。」其持論之正，見道之篤如此，宜君之成就卓卓，非等輩所敢望也。民國十餘年後，故都學者雲集，其人大都以學術爲性命，時時爲文酒之會，輒相與商討文藝，辨析疑義以爲樂。更倭寇之難，諸君或以老病，或以憂憤捐館舍；其幸存者，又頗散之四方，不復如向者聚合之盛，講論之樂，蓋少衰矣。余與君伏處海濱，其地冠蓋交造，輪蹄輻輳；而其人則大抵尚貨財，輕文學，視吾輩日孳孳於問學者，莫不掩口而笑，訶爲大愚。余於此邂逅昔年講習之友如君者，有如逃空虛，聞足音，涉大漠，覩綠樹，歡喜蹈躍，不能已已，君而有命，余雖無似，言不足以重君，又安忍逡巡退讓默不一言也。

三十八年二月長沙楊樹達書

# 序 二

東莞容希白教授治古文字之學，有聲于時，海內外推重久矣。今秋九月，值先生八秩壽慶，會諸文友于南園，予歸自海南，獻百韻詩以紀事。越兩月，先生出生平所爲文字見示，不棄淺陋，囑爲序一言。

予敬讀全集，議論風發，叙引條分，其文詞優美，無愧作者。至若搜羅金石，直卑歐趙，綜述書畫，博貫諸家，當舊社會變亂擾攘之際，文物散失，惟先生與三二有識之士起而以護持爲任，此豈以空文自見者比乎！

先生學具淵源，早歲從舅氏鄧爾雅習《說文》，能工刻畫，從叔父祖椿習書，妙擅丹青。比游學京都，復與王靜安、羅叔言、沈兼士等往返切磋，義兼師友。《金文編》及《彝器通考》既成，藝林稱異，其學力所至，有非前人所能囿者。顧先生謙然常不自足，屢主高等學府教席數十年，著述辛勤，未嘗一日釋卷。予承教于先生也，始自康樂，一九四八年，先生主嶺南大學中文系，予與玉清宗姊教授暇輒過訪，深感其精力充沛，銳志進取無倦容。一九六三年夏，先生年已七十，猶自徧歷京滬皖洛，遠及陝晉，博觀文物，歸而整理補充。去歲以七九高齡再度北行，爲閱覽故宮珍藏而攷證所得，不憚勞瘁。其重實踐如此，可佩者一也。

古文字之考正，首重實物，無徵不信，足則能徵。然實物當前，真僞有別，或憑拓本，時亦亂真，故器物資料之搜集整理已難，而鑑別尤不易愜當，若夫文字釋義，貴在謹嚴，其附會影響之說，所當避擾筆下。先生之言曰：「吾聞之韓非子曰：『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者，誣也。』著錄彝器，審釋文字，吾惟愚且誣



是懼。」予觀先生旁搜遠紹，於博涉書史而外，廣見多聞，尚不敢掉以輕心，惟力求翔實，于此足見其治學之態度何如。其爲保守耶？抑實事求是寧闕而毋濫耶？所佩者二也。

先生之論文字也，以爲文字之形成及變遷，出于自然趨勢，故于諸書有關倉頡造字之傳說，斥爲荒渺無稽，尤以「史皇生而能書」，更不足信。又以史籀之籀不爲人名，對籀字有確當解釋。其意不欲以造字之功歸于一二人，實則文字起源來自人民所創造。據此趨向，文字之變，因時而異，勢亦將蛻變爲簡字，慨然思作有系統之改革，以期能整齊劃一。曩在燕京大學，曾建議國文系增設簡筆字一科，指導諸生，改革字體，並力駁持「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之論相尼沮者。此其卓識遠見非泥古所及，可佩者三也。

抑予欲貢其愚者：從來文字莫不爲當世用也，金石甲骨以至石室金匱之藏，在今視之爲古文字者，而在當日則固爲今文字也。文字嬗變之道，由繁而簡，由詰屈而趨平易，其于改革之爲急務，先生既堅信而倡言矣。然原始之世，未有文字，天生蒸民，無貴賤之分；有文字興，人與人間亦遂有上下貴賤，由是而有斗爭，且其斗爭更日趨熾烈，史冊修訂，終莫掩其不平之鳴，是知人類歷史，信乎其爲一部斗爭史也。宗廟鼎彝，貴族享之，奴隸成之；殿宇岩洞之壁畫，血汗凝之，下有枯骨聚之；紀功刻石，修禊蘭亭，與夫一切碑文叢帖所傳，書法雖妙，而獨不寫民生；山水花鳥、士女遊樂之圖，祇以供富室貴人玩好之娛，於人民乎何有？竊謂探討文物，一以爲文字改革之助，一以考人類進化之原，一以明斗爭史跡，喚發人心，相與致力于崇高理想之社會，此研究方向，亦古爲今用之方向也。書畫同源，文字變，畫亦必變，古代之畫寫當時事物，則是用于古代之今，然其題材與新事物大相逕庭，故今之言畫者，取材與用筆，當重于變革。其研究往代畫史，探其源流，本以求放異彩于今日，志不在向往古人之畫意也。

今先生博學專精，殫其心力所致，凡金文甲骨書畫摹印之業無不通曉，又復考釋綦詳，鄭重不苟，蓋已揭古人之秘，爲後來從事斯道者開其先路。循是以往，必有本研究方向，深入發掘，以反覆實踐之精神不斷認識者，將見推陳出新，取精用宏，藉此鳴當世之盛，則收穫豈有既乎！語曰：「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予知先生必忻然跂望之矣。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後學南海冼得霖書

# 目錄

序一	楊樹達	一	
序二	沈得霖	三	
甲編 專著目			
宋代吉金書籍述評		一	
清代吉金書籍述評		七	
周金文中所見代名詞釋例		三二	
鳥書考		三五	
飛白考		一九	
倪瓚畫真偽存佚考		三五	
秦始皇刻石考		五七	
記竹譜十四種		五九	
淳化秘閣法帖考		六七	
澄清堂帖考		七七	
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			七四
乙編 雜文目			
金文編序		七五	
金文續編序		七九	
秦漢金文錄序		七三	
頌齋吉金圖錄序		七七	
武英殿彝器圖錄序		七九	
海外吉金圖錄序		八〇	
善齋彝器圖錄序		八五	
古鏡影序		八七	
金石書錄目序		八九	
殷契卜辭序		八五	
甲骨文編序		八九	

甲骨綴合編序	八二
甲骨集古詩聯序	八三
隘廬石鼓文史研究序	八五
說文解字古文疏證序	八七
蘭亭集刻序	八三
頌齋書畫錄序	八三
頌齋書畫小記序	八五
簡體字典序	八七
輪廓字序	八九
張氏吉金貞石錄跋	八四
古籀餘論跋	八四
獨笑齋金石文考殘稿跋	八四
生春紅室金石述記跋	八四
石文編跋	八四
龔賢畫訣四種合鈔跋	八五
鄭向贈行詩畫冊跋	八五
契蘭堂書畫錄跋	八五

風滿樓書畫錄跋	八六一
法帖提要跋	八六三
聊自娛齋詩稿跋	八六五
綠綺園詩集跋	八六七
記翁樹培古泉彙考及古泉彙	八六九
唐大中銅磬流傳及時代考	八七五
畫說爲董其昌著作考	八七九
紅豆樹館書畫記校記	八八三
評爽籟館欣賞	八八九
評明清畫家印鑒	八九三
評畫論叢刊	八九七
評法帖目六種	九〇一
清史稿解禁議	九〇九
爲檢校清史稿者進一言	九一三
東莞印人傳	九一五
甲骨學概況	九二

## 宋代吉金書籍述評

人類用器之進化，由石器時代，而銅器時代，而鐵器時代。吾國于殷、周之際，通行銅器，其種類之豐富，鑄冶之精美，有非後代所能及者。秦、漢以還，乃日即苦窳。而當時遺制，後世極少流傳，偶有所獲，視爲至寶。其對於古器之觀念，可分三類：

一、以爲祥瑞者：如漢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一二六年），得鼎汾水上，因是改元（《漢書·武帝紀》應劭注）。四年六月，汾陰后土營旁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縷無款識。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謂宜見于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史記·封禪書》）。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以張敞上議而止（《漢書·郊祀志》）。

二、以爲器用玩好者：如後漢明帝永平六年（公元六三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陳于廟以備器用（《後漢書·明帝紀》）。梁孝王有雷尊值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漢書·文三王傳》）。

三、以爲究研者：如《詩》言犧尊：鄭衆云：「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云：「以象骨飾尊」。鄭玄云：「刻鳳皇于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于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詩·閟宮》注疏）。劉沆嘗于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

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梁書》及《南史·劉杳傳》）。景明四年（公元五〇三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公孫崇以爲鐘律之準（《魏書·律曆志》）。

是可知唐以前，已有以古器物爲研究之資者，而非盡以祥瑞玩好視之也。

宋代古銅器之研究，始于真宗時。咸平三年（公元一〇〇〇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有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鎬驗其款識以爲《史信父甗》。中正引《說文》「甗，甗也」文，引《墨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春秋傳》晉侯賜子產二方鼎，云此其類也（《金石錄》十一：二《甗銘》引《真宗皇帝實錄》，雅雨堂本）。爲圖刻石，則始于《皇祐三館古器圖》。提倡最力者則爲歐陽修，著《集古錄跋尾》十卷。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鈇鐘也。修知太常禮院時，嘗于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樸夷則清聲合。初王樸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樸鐘爲非，及得寶鈇，其狀正與樸鐘同，乃知樸爲有法也（《集古錄跋尾》一：七《古器銘》，槐廬本）。慶曆中，葉清臣守長安，得《秦公鐘》上之大樂，考之音中大呂（《東觀餘論》上五五《秦昭和鐘銘說》，徐氏本）。修謂據《史記·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鐘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爲景公也（《跋尾》一：十四《秦昭和鐘銘》）。嘉祐中，劉敞爲永興守。長安爲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于荒基敗冢，往往爲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于人間。劉氏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以修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爲遺（《跋尾》一：十九《前漢二器銘》），而修遂著之《集古錄》中。敞復自爲《先秦古器記》刻之于石。由此古器遂爲士夫所寶藏而著錄之書日衆。

《考古圖序》作于元祐七年（公元一〇九二年），其書所定器名尚多乖舛。蘇軾答《胡穆秀才遺古銅器詩》云：

只耳獸鬣環，長脣鵝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高張秋菌細。君看翻復俯仰間，復成三角翻兩髻。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才注升合已漂逝。不如學鴟夷，盡日盛酒真良計（《東坡集》五：八，四部備要本）。

其狀物入微，吾輩一見可知其為爵者，以軾之淵博尚不之知。及《博古圖錄》成，所定器名，十九確定，亦可知當時諸人研究之猛進矣。

收藏古器，既成風尚，讀《博古圖》者咸羨內府貯藏之富，而其得之之故，有不忍言者。葉夢得云：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值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塚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之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玘為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為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范之才為湖北察訪，為給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見于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內波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石林避暑錄話》三：十，涵芬樓本）。

上以是聚斂于官，官以是聚斂于民，而古物遂為暴民之具矣。

茲編所述，以關於古銅器之著作爲限，先列存者，而以佚者附焉。

(一)《考古圖》十卷

汲郡 呂大臨(與叔)著

元祐七年(公元一〇九二年)二月自序 北京圖書館藏黑字本 明程士莊泊如齋刻本 萬曆鄭樸考正巾箱本 萬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〇一年)吳萬化寶古堂翻刻泊如齋本(後改名東書堂等) 清乾隆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年)黃晟亦政堂修補寶古堂本。

呂大臨字與叔，京兆藍田人，大防弟。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元祐中，爲大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宋史》卷三四〇《呂大防傳》)。

此書前列所藏姓氏：自秘閣、太常、內藏以外，目列凡三十七家。然按之本書，東平王氏、京兆孫氏默、廬江高氏三家均無一器。漏列者有河南劉氏、京兆蘇氏、蘇臺蔣氏、河東王氏四家，共三十八家。計秘閣九器、太常六器、內藏十六器。各家以廬江李氏爲最多，四十九器，玉器十三器，河南文氏十六器，臨江劉氏、新平張氏均十三器，河南張氏十器，開封劉氏九器，睢陽王氏、京兆呂氏均七器，丹陽蘇氏五器，京兆田氏四器，扶風乞伏



氏、東平榮氏、京兆孫氏、成都大慈寺僧均三器，京兆薛氏、洛陽曾氏、河南許氏均二器，其余眉山蘇氏等二十家各一器，缺名者二十二器，扶風王氏石一器，共銅器二百二十四，石器一，玉器十三。卷一鼎屬十八器，卷二鬲、甗、鬻十九器，卷三簋屬三十器（原目只列二十五器），卷四彝、卣、尊、壺、罍四十七器，卷五爵屬、豆屬、雜食器十八器，卷六盤、匱、孟、弩機、戈、削十一器，卷七鐘、石磬、鐃十五器（原目只列十器），卷八玉器十三器，卷九秦、漢器三十九器，卷十秦、漢器二十八器（原目只列二十四器）。每器備載大小、容量、重量，及出土之地，收藏之人。中多引《李氏錄》語，薛氏《彝器款識》作《李氏古器錄》，即《籀史》所載之李伯時《考古圖》五卷也。

其所定器名多舛：如父己鬲、方乳曲文大鬲、方乳曲文次鬲、父癸方彝乃鼎也，單鬯從彝一乃斲足方鼎也，三牛敦乃鼎蓋也，單鬯從彝五乃甗也，七旅鬲、四足鬲、單鬯從彝四乃盃也，圓乳方文尊乃敦也，中朝事后中尊、象尊乃壺也，單伯彝（銘乃品伯）、龍文三耳卣、三耳大壺乃罍也，商兄癸彝、單鬯癸彝、父辛旅彝、祖丁彝、父己人形彝、主父己足跡彝、挈壺乃卣也，單鬯從彝二、癸舉乃觚也，持戈父癸卣、父乙卣、木父己卣、父己足跡卣乃觶也，從單彝、師賒象彝乃尊也，非有圖孰從而知之。

卷八《琥》按語引《復齋漫錄》謂元祐八年（公元一〇九三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斲石爲沼，號曰洗玉池。所謂玉者，凡十有六。伯時既沒，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于積壤中。十六玉惟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此書自序作于元祐七年，而所記乃及徽宗取玉事，若非後人所增，則其成書乃在作序十年以後矣。

錢曾藏《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謂系北宋鏤板。其《續圖》及《釋文》，《文獻通考》未載。間以元刻讎校，牴牾脫落，幾不成書。後爲季振宜借去不還。振宜歿，此書歸之徐乾學。曾復從乾學借